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七五册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8/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七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七五册目次

子部·類書類

群書集事淵海四十七卷(一)

不著輯者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八年賈性刻本

.....

群書集事淵海四十七卷

(一)

不著輯者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八年賈性

刻本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一

君門

聖人君天下有大德者

聖德

帝譽晉施利物史記

帝譽焉辛氏黃帝之曾孫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晉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重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帝堯克明俊德史記

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克明俊德以親

九族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帝堯辭封人三祝事文類聚

華封人請祝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聖人獨不欲何也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大舜以孝化天下新序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股頤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養瞽瞍腹與象為浚井塗廬空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

於神明尤于四海舜之謂也

大舜玄德升聞 史記

帝舜濟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堯以二女妻之以觀其內
茂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
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
邑三年成都

夏禹泣罪人 說苑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
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
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

禹湯金幣救民 事文類聚

禹五年水湯七年旱人無糧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以

贖之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民之困

成湯祝網 史記

湯出野見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
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
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古公遷岐 史記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薰育戎狄
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
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
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
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携弱
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

周太伯讓國 史記

周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
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與者其在昌乎長
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
斷髮以讓季歷

周文王結韮 事文類聚

文王伐崇至鳳皇之墟而韮係解文王自結之太公問焉文王
曰吾聞亡君所與處弗盡其後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
也故無令結之

周文王葬骨 新序

周文王作靈臺為池沼極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文王曰更葬
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

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

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况於人乎

周武王問處眾之道 說苑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處其
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敵使罪有餘何
如王曰不可太公出召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召公對曰有罪者
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
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了姓有過
在于一人武王曰廣乎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
仁而有德也

周武王恩及存破 史記

周武王既克殷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盛庚之政殷民大悅

聖化

聖人君天下行教化者

堯德致康衢童謠列于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堯舜以德化人說苑

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甯萬姓之罹罪愛衆生之不遂也

卷一

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舜作南薰歌事文類聚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文王致虞芮自平說苑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

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闢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聖政

聖人君天下之政事者

神農教民為市事文類聚

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神農氏作市高陽氏表市官不修祝融修市

黃帝監治萬國史記

黃帝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九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鵝頭

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章粥合符釜山而色于涿鹿之阿遷徙

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虫蛇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動方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高陽政通上下史記

顓頊高陽氏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帝堯敬授民時史記

帝堯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
居南交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
折鳥獸字尾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
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
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居
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皞鳥獸純毛
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

帝堯命舜攝政以觀天命史記

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遂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辯於群神揖五瑞擇吉
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
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禘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帝舜政慎刑史記

二生一死為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
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

帝舜五歲一巡狩群后四朝備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
十有二州決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
贖刑青裁過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

大禹賞功誅惡吳越春秋

禹既受舜禪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
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
眾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羨釜山州慎之功
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
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將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

賞天下鳴喁若兒思母子歸父焉

西伯德致賢人史記

周西伯昌立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季之法為仁
敬若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
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若盡往歸之太顛闕夭散宜生鬻子
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聖功

聖人君天下有大功者

庖犧畫卦史記

庖犧氏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
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

女媧補天史記

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養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氏焉

女媧補天史記

女媧氏之末年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與祝融戰不勝而
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
斷鼇足以立四極聚廬灰以止滔水

神農教耕史記

炎帝神農氏斷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用以利天下始教耕
嘗百草始有醫藥教人日中為市

軒轅初征史記

黃帝軒轅氏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勿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
明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是為黃帝

帝嘗莫不從服史記

帝嘗為辛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疑疑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嘗既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

帝舜歷試可績史記

帝堯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實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悻

后稷播種史記

后稷為兒岐然有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

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

百穀封棄於郟號曰后稷

夏禹治水史記

夏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禹傷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捧左準繩右規矩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於是地平天成天下大治

夏禹治水除妖事文類聚

夏禹治水三至桐栢山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文邪形猶獮維力踰九象人不可視乃命庚辰制之是時木魅水靈山妖水怪奔號業統幾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

夏禹著山海經吳越春秋

大禹傷父鯀功不成術濟河盡濟既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闕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棄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紀交亦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王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環其文禹乃東巡登岳岳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嚙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巖岳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齊三月庚子登紀交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岳乘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御集五岳詩云借披南山惟禹甸

禹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

夏禹治水功成賜號吳越春秋

禹行治水使大章步東西暨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塞谷和崑崙察六色脉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漢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濟瀾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關伊闕平身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氏去崎嶇歸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其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

君德

人主所行之德者

邾子卜遷于繹左傳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魯文公十三年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齊景公恤貧說苑

齊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

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緣寡之不室者論而

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緣寡有室

楚惠王吞蛭新序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謹而行其誅乎則愈宰食監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故吞之令尹避席而拜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蛭出久病心腹之疾皆愈

越王綏刑薄斂吳越春秋

吳王放越王還國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

庫壁其田疇民富國強眾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閉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之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怨之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綏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

漢高祖以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一歲漢文帝詔賜民田租今年之半景帝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漢文帝專務德化前漢

文帝時南越尉佗自立為帝上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表益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

漢文帝除肉刑前漢

孝文帝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滌末肉刑不用罪人不等誹謗不治通關去塞除去陰刑為天下興利除害繼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者

漢宣帝詔祀益民者事文類聚

宣帝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都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

詔歲時郡二千石率官為行禮

漢光武優遇赤眉後漢

光武勅諸將破赤眉遂出關南征而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壻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以陛下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餓十餘萬人皆得飽飲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出者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今日得

金華事卷十一

十一

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錘鐘傭中佼佼者也

漢光武責吳漢夷述宗族後漢

光武時公孫述死吳漢夷其妻子宗族帝聞之怒責漢及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日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鷹噬兔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

漢光武御功臣宥小過後漢

光武建武十三年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遺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採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

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側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

漢光武柔道後漢

光武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南巡幸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速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情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漢光武抑嘉祥後漢

金華事卷十一

十一

光武中元元年六月辛卯京師醴泉涌出飲之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群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和帝祀蕭曹墓事文類聚

後漢和帝幸長陵祀高祖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裔成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龍母有感焉可遣使者以中牢祠

晉武帝却雉頭裘萬年嘉話

晉武帝咸寧四年程璆獻雉頭裴帝命焚之於殿前敕有犯者罪之

宋武帝碎虎魄枕療金創南史

宋武帝時寧州嘗獻虎魄枕尤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帝大悅命碎分賜諸將

梁武帝愛人去殺南史

梁武帝祀南郊詔尤貧家勿收今年三調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及優蠲產子之家恤理冤獄并賑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二月辛亥耕籍田甲寅赦罪人三月丙子敕太醫不得以主類為藥公家織官紋錦飾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為褻衣裁剪有乖仁恕於是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欲被之含識郊廟牲檢皆代以麩其山川諸祀則否時以宗廟去牲則為不復血食

雖公卿異議朝野喧譁竟不從

梁太子滅刑南史

梁昭明太子蕭統武帝子也性仁恕見在官禁防捉劓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頰食中得蠅蟲之屬置拌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徒燕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

隋文優待叔寶南史

陳後主叔寶歸隋既見有隋文帝給賜甚厚數件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須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

言叔寶常耽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未幾帝又問監者叔寶所嘗對曰嗜驢肉開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隋文帝大驚及從東巡登三山侍飲賦詩曰月光天德山川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隋文帝優詔謙讓不許後從至仁壽宮嘗侍宴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當質若粥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為飲酒遂不省之高頻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亦是可笑蓋天亡也昔符氏所征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隋文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京下為過皆分置諸州縣每歲賜以衣服以安全之

魏武帝禁寒食事文類聚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食云為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今後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魏道武給賜車牛北史

魏道武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徙其民帝幸鄴歷問故事崔宏懋對若流帝善之還次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

魏太祖祀盧植墓事文類聚

魏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敬遣丞掾脩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魏孝文征巡不損民北史

魏孝文帝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造帝曰祖修福祿通真為使
止不須去草刻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為之不為不急之
事當損人力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留絹以
酬其直人苗稼無所傷踐

魏孝文帝釋俘北史

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八月丁亥帝辭永固陵已丑發京師南
伐交統三十餘萬大尉元丕奏請以宮人從詔以臨戎不語內
事不許戊午軍士餉齊人三十帝曰在君為君其人何罪於是
免歸

周武帝滅嬪御北史

周武詔曰正位於中有聖通典質文相革損益不同五帝則四
星之象三王制六宮之數劉曹已降等列彌繁選擇偏於生靈

命秩方於庶職椒房丹地有眾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

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弘齊後庭事從簡約可置妃二人

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茲以外宜悉滅省

周武帝焚狐北史

周武帝時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
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序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乃能致此今無
其時恐非實錄乃令焚之

隋文帝憐愛北史

隋文帝或憐遣行人采聽風俗吏政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
嘗遇關中饑遠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上
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損膳而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
及東拜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傷帝教斥侯不得

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之徒持刀者輒引馬避
之慰勉而去其艱險之處見負擔者趨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將
士戰歿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執家勞問

隋文帝論喪具從儉北史

隋文帝時秦王俊所為侈麗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
約以為後世法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
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隋昭太子仁愛北史

隋煬帝大業元年遣使者立昭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
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人不是所膳
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
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

太宗免阮山東男子唐書

七

高祖武德五年正月討劉黑闥於洛州敗之黑闥既降已而復
反高祖怒命太子建成取山東男子十五以上悉阮之毆其小
弱婦女以實關中太宗切諫以為不可遂已

唐太宗不以詐道訓俗萬年龜鏡

唐太宗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太宗謂之曰朕之所任皆
賢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知佞者請陛下佯怒以
試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
人帝謂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
是猶源濁而望水清也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之其為人
此豈可為教今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
道訓俗卿言朕所不取也

唐太宗臨朝假借臣色萬年龜鏡

唐太宗容嚴肅百僚進見皆失其舉措帝知其若此每見奏事必假借顏色真聞諫爭知政教得失

唐太宗祀如晦墓事文類聚

唐太宗貞觀七年狩于少陵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墓

唐太宗以愛民為本萬年龜鏡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國家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收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朕常欲天下之人皆富貴惟省徭役薄賦歛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喪妻敬夫如此則貴矣但今天下皆然朕不聽管絃不從田獵樂在其中矣

漢唐祀先賢墓事文類聚

漢明帝西巡狩幸長安遣使者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唐太宗幸洛陽宮祭漢文帝親講武於鄭之郊遣使祭鄭大夫國僑漢大丘長陳寔墓

唐太宗辨聖德論萬年龜鏡

唐太宗時秘書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朕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使後世笑卿也

唐太宗謂唐臨用刑折中事文類聚

唐太宗貞觀八年遷唐臨大理卿問獄囚係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合死上怡然謂曰昔東官卿已事朕以疇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為國之要在用法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

唐太宗謂竇誕用刑平允事文類聚

唐太宗謂大理竇誕曰法官卿為之長也朕以至公臨天下法之所行無捨親昵卿當保所長棄所短無阿朕意以虧憲典

唐太宗賜帛以愧順德唐書

唐太宗時長孫順德進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戶賜官文詔宿內省俄以受賂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塊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帛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

唐太宗撫士唐書

唐太宗伐高麗至渤錯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楊師道等率萬人斬榛築道驅車為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雪甚詔屬燎以待濟始行士十萬馬萬匹還還物故裁千餘馬死十八船師七萬物故亦數百詔集戰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皆流涕帝總飛騎入臨渝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太子別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袍歷二時弗易至穿穴群臣請更服帝曰士皆敝衣吾可新服邪及是太子進紩衣乃御高麗降口萬四千當沒為奴婢前集幽州將分賞士太宗以父子夫婦離析詔有司以布帛贖之原為民列拜謹舞三日不息

唐太子弘諫帝唐書

唐高宗太子弘五日一赴光順門決事會有司以征遼士亡命及亡命不即首者身殊死家屬沒官弘諫曰士過病不及期或被畧若溺壓死而軍法不因戰亡則同隊悉坐法家曰亡命而

家屬與真亡者同沒傳曰與其後不辜寧失不經臣請條別其
材無使淪胥詔可其奏

唐文宗務實

唐文宗開成敕令賜京畿一歲租俸方鎮獻以其五代百姓配
緡天下非藥物茗果它貢悉禁又罷宣索營造帝曰朕務其實
不欲事空文

唐文宗出宮人

唐書
文宗開成三年旱帝多出宮人李珣入賀曰漢制八月選入晉
武帝平吳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為無益放之
盛德也鄭覃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夫舉天下為左柱宜陛下
以為殷鑒帝善其將美

後唐明宗生民休息

五代史
後唐明宗數問宰相馮道等以民間疾苦道等言穀帛賤民
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富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
有犯賊輒真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
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春秋已高不
適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
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

周太祖赦劉錡妻

五代史
太祖兵犯京師劉錡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錡
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錡俱見執錡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
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錡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居
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
之乎錡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危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

與群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否欲奏
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群臣皆以為善乃止殺錡與李業等魚書
於市赦其妻子

太宗不誅餘降

遼史
太宗會同三年遼將奏破吐谷渾擒其長詔止誅其首惡及其
丁壯餘並釋之

遼聖宗省費民力

遼史
遼聖宗統和六年太祖所建金鈴閣壞乞加修繕詔以南征恐
重勞百姓待軍還治之

道宗仁及鳥獸

遼史
遼道宗大康二年八月庚寅獵遇鹿失其母憫之不射
金太宗詔賑軍士從官給金史

金太宗詔賑軍士

金史
金天會十一年二月己亥元帥府言承詔賑軍士臣撒滿唱言
曰恐有司錢幣將不繼請自元帥以下有祿者出錢助給之太
宗詔曰官有府庫而取於臣下此何理耶其悉從官給

金世宗發還軍後

金史
世宗大定十三年尚書省奏南客軍後等因權易貿易誤犯邊
界罪當死世宗曰本非故意可免罪發還母令彼國知之恐復
治其罪

金世宗禁射捕

金史
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五月庚寅平章政事襄奉御平山等射
懷孕免世宗怒杖平山三十召襄誠飭之遂下詔禁射免又詔
曰豺未祭獸不許採捕冬月雪尺以上不許用網及遠徹海恐
盡獸類

金世宗護選玉器 金史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宋前主殂宋主遣使進遺留物上惟其禮物薄左丞相徒單克寧曰此非常賁賁之近於好利上曰卿言是也乃以其玉器五事玻璃器大小二十事及茶器刀劍等還之

金世宗誠臺臣 金史

世宗時御史大夫張汝霖等進所察州縣官罪上覽之曰卿等所察皆細碎事又止錄其惡而不舉其善審如是其為官者不亦難乎其併察善惡以聞

金世宗弛禁 金史

世宗元妃李氏之喪致祭與德宮過市肆不聞樂聲世宗謂宰臣曰豈以妃故禁之耶細民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廢其生計也

金世宗事 金史

其勿禁朕前將諸興德宮有司請由前門朕恐妨市民生業特從他道願見街衢門肆或有毀撤障以廉銷何必也自今毋復毀撤

金世宗有尚食局直長罪 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五月庚午帝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有旨問之尚食局直長言臣聞若母病劇私心憤亂如畏鬼以此有失嘗視臣罪萬死上嘉其孝即令還家待疾俟平愈乃來

金世宗遺宋獻物 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二月宋遣使獻先帝遺留物癸巳宋使朝辭以所獻禮物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使還遺宋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不忍歸告爾主使知朕意也

金世宗護身節怒 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十一月戊戌謂侍臣曰凡修身者喜怒不可太極怒極則心勞喜極則氣散得中甚難是故節其喜怒以思安身今官中一歲未嘗責罰人也

金顯宗受粥 金史

顯宗為皇太子侍世宗宴于常武殿與食令涅合進粥顯宗將食有蜘蛛在粥盃中涅合恐懼失措顯宗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爾豈汝罪哉

金章宗棄髮 金史

章宗時危人進御膳羹中有髮上舉視而棄之戒左右毋宣言也

金宣宗給賜倭民還國 金史

宣宗興定元年十二月戊申即墨移風於大船中得日本國大宰府民七十二人因羅遇風飄至中國有司覆驗無他詔給以糧俾還本國

金宣宗雪寒止殺 金史

宣宗興定三年春正月壬午大雪上聞東掖有徹瓦聲問左右知為丁夫葺器物庫無舍上惻然諭主者曰雪寒役人不休可乎姑止之

宋太祖不留錢俸 宋史

吳越王錢俶來朝自宰相已下咸請留俸而取其地太祖不聽遣俶歸國又辭取群臣留俸章疏數十軸封識遣俶以塗中密觀俶前途皆留已不遣之章也俶自是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

宋太祖取劉鋹酒自飲宋史

太祖時南漢劉鋹在其國好置醜以毒臣下既歸朝從幸講武池帝酌巨酒賜鋹疑有毒捧杯泣曰臣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而謂之曰朕惟赤心於人腹中寧肯爾耶即取鋹酒自飲別酌以賜鋹

宋太祖戒曹彬無殺戮宋史

太祖命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懼都部署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都監潁州團練使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將兵十萬出荆南以伐江南將行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因閫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

宋太祖宴賜餞歸國宋史

宋太祖令吳越錢俶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玉鞍勒馬玳瑁鞭金銀錦絲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太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即來觀也俶將發京師特賜道後儀衛之物率皆鮮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俶之至逮於歸國太祖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羅綉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俶既歸國嘗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賴咫尺俶豈敢寧居乎

太祖命孟昶母自愛宋史

太祖平蜀蜀主孟昶母李氏至京師帝命昶入官謂之曰

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晉陽木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鈞即如母所願

太祖知普受金寬晉宋史

宋太祖幸趙普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致於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布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嘆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太祖側微趙普從之游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言

宋太宗待繼元若賓客宋史

北漢主劉繼元性殘忍在太原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太祖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及窮蹙始降太宗待遇終保全之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云何乃似卻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苟有遠識宜至滅亡此可懲傷何反戲悔乎劉繼元朕所虜者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慰其意爾

宋太祖治政宋史

太祖沉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災方行停戲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蝗蝗殆徧天下而民不思亂其故何也帝以慈儉為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女樂之獻悟政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閔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憫恤勤以自勵日晏忘食至於